

## 空间的童话

——从空间批评视角解读《小王子》

许美琳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著名童话《小王子》是第一个以宇宙空间为背景,以多个星球意象表现成人与儿童生存境遇和对二者关系进行深入思考的作品。作者通过宏大的外空间背景,将成人与儿童放置在相互对立的位置上,并通过夸张的空间意象,对比了儿童与成人的生存空间与心理空间,一方面揭示了儿童的生存现状与成人的贪婪本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儿童的单纯本性使他们获得了广阔的内心世界。此外,结尾处的“回归”一直以来存在着多重解读,“回归”本身存在的矛盾将小王子的空间之旅延伸向了“另一处空间”,反映了作者对成人是否能够回归儿童的一种思考。

**【关键词】**《小王子》;空间理论;儿童文学

**【中图分类号】**I565.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4-0033-04

当代西方学术界从20世纪中后期出现了一种“空间转向”的趋势,空间理论的批评方法打破了传统的研究方法,注重研究文本的空间及空间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历史、政治、哲学等多层次内涵,是西方学术界跨学科研究趋势的重要组成。本文正是从“空间”的视角出发,重新解读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经典童话《小王子》<sup>②</sup>。

由于飞行员的特殊身份,圣埃克苏佩里在作品中所展现的世界往往比一般的儿童文学作品更为广阔,作为他流传最广的作品,《小王子》中的故事就发生在宇宙之中,讲述了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小王子对于一个可以让他“找点事干,并可以学习学习”的星球的“寻找—失望—回归”的过程。作品对宇宙外的B-612星球、六个小行星的描写类似于童话中,用“孩子的眼睛和心灵”观察和描写景观时的特点,展现出来的是一种简笔画式的,近乎“二维”的空间;而在描写地球上的经历时,则更强调写实,突出了空间的真实感与立体感。同时,作家在描述地球与B-612这两个成人与儿童的生存空间时,极尽心思去体现空间的大小对比。如此不相平衡的空间结构和夸张的空间意象成为《小王子》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使得作者对于儿童与成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其背后,更深层的,对于儿童与成人的幻想空间与情感空间的思考,以及对于儿童在经历成人礼时的个体化体验,也由这种独特的空间布局体现出来。

《小王子》一书无论从艺术手法,语言风格或是内容上都体现了很高的艺术追求,连他自己也曾表示不要轻看了这本小说,因而不断唤起批评者们的

关注。但现有的对该文本的解读大多从象征意象、存在主义,或是分析小王子的创作背景及作者的经历等切入,唯一一篇探讨《小王子》空间观的文章<sup>①</sup>是从该作品给予人类的生存启示角度进行分析,且没有区分成人与儿童的空间问题。正如作者在书的前言部分的叙述对象是孩子(“请孩子们原谅我把这本书献给一位大人”),这本书总归是写给儿童的作品,他的主人公也是最最“儿童”的儿童,因此,笔者将以《小王子》作为儿童文学作品为前提,从空间批评的角度,从文本的空间结构,成人与儿童生存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对比,以及“另一处空间”的想象几个角度,研究文本中的空间意象及它们背后的空间内涵。

### 一、宏大的外空间设置

作者为了更夸张地表现小王子从儿童单纯世界到成人世界的“进”与“出”的过程,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宏大的外空间,让儿童的一次简单的成人礼演变为外星王子游历地球的一次梦幻旅程。文中,作者创造出了地球之外的六个行星和B-612星球,这样的设计绝不是单纯地为了带来惊奇感,因为这些星球都是带有隐喻性。

微小而宁静的B-612星球毫无疑问是儿童生存空间的象征,而庞大的地球则指向成人。小王子在来到地球之前,经历了六个都“只容得下一个人的小行星”,对于这部分的描写是通过插叙,由小王子讲故事的形式引出来的。这六个小星球上的六个人物——国王、爱慕虚荣的人、实业家、醉鬼、点灯人和地理学家,几乎涵盖了成人的一切“特质”,这些人物都没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包括小王子),他们

收稿日期:2014-09-29

作者简介:许美琳(1989-),女,朝鲜族,辽宁沈阳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儿童文学。

是代表一类人出场。因此,这六个小行星可以看做是成人世界的缩影。

作者明明可以让小王子直接从B-612来到地球,将这六种人物放在地球上进行描写,然而他却成人与儿童的生存空间之间设置了一个“微型的成人世界”。

这样的结构设计,就好像是在地球旁边立起了一面镜子,将庞大的成人世界缩略为六个小空间,置于真正的成人世界之外,也就是福柯所说的“镜子中的乌托邦”<sup>[1]</sup>——一个没有场所的场所,它代表着一种混合的、中间的经验。在那里,走出儿童世界的小王子看到了成人的“倒影”,无论是国王、爱慕虚荣的人、实业家、醉鬼、点灯人还是地理学家都只代表了成人性格中的一面,甚至,由于只具有单一的性格而显得非常“孩子气”,体现了成人与儿童之间含混不清的阶段。而正是从这一面“镜子”开始,小王子意识到自己不再处于原来的那个儿童空间,而是在向一个更为复杂和难懂的世界靠近。

这面镜子就好像一个拱廊,是成人与儿童空间之间的单向通道,聚合着成人与儿童之间微妙的关联。一方面,这体现了儿童认识世界和成长为成人的过程。依照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空间是一种强大的知识行为,是用于整理感观世界的经验工具<sup>[2]</sup>,作者显然将这种空间理论“儿童化”地理解了,小王子对成人空间的认知由“只容得下一个人”的平面化的小行星,最终扩展到“约莫有二十亿个大人”的广袤地球,直观上的空间的扩展,意味着儿童随着知识增长带来的眼界的开阔和理解力的加强<sup>[3]</sup>。同时,这些小行星的设置,将小王子从B-612星球到地球的游历过程拉长。儿童走向成人是一个被动与自觉相混杂的复杂过程,从小王子被外部世界吸引,自觉走出狭小的空间,到在了解成人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成长起来,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小王子的游历前后总共一年的时间,过程时间的“长”正是通过了空间距离的“远”体现出来的。小星球的安排,拉远了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距离,使儿童世界不再隶属于成人世界,也成为走进成人世界后的儿童们再也回不去的“乌托邦”。

这种宏大的宇宙观与作者飞行员的职业有关,而更与作品中寄予的思想主题相契合。

就像小王子对于成人的世界充满着疑问,“我”作为成人对儿童的世界也充满着好奇,两者就像地球与B-612一样,隔着光年的距离,互相好奇地相望,终于走到了一起。

## 二、儿童与成人的生存空间

人类的生存空间不仅指人类实际活动的场所,即物理空间,也包含在与人和社群等交往中所体现的社会空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成人与儿童的生存空间都是非特定的,并且存在相互交叉重叠的部分。但在《小王子》中,这两种生存空间被具象并分离为一小一大的两个星球,如果说地球上因为有“二十亿个大人”还算接近于现实中的成人群体的生存空间,那么只有一个小王子的B-612星球就是一种非常个体化的空间了,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一个孩子面对一群成人的旅行,象征着每个孩子的成人礼都是非常个人的独特体验。

就生存空间大小而言,成人所占有的地球是B-612星球的几倍,这里有成千上万个国王、爱慕虚荣的人、实业家、醉鬼、点灯人和地理学家,然而,当小王子第一次踏上地球,却“看不见一个人影”,即使有很多的人,这样的空间对成人来说还是太大了,但成人并不因此而满足,就像小王子说的,“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占有很大空间”。成人匆忙地占领着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甚至把他们没有实际占领的空间都划在自己的名下,之后又忙着给空间里的一切命名,制定规则,计算财产。这一点上他们每个人都是国王,都是实业家,都是爱慕虚荣的人和地理学家。

就社会空间来看,福柯曾指出,社会空间是一种通过权力建构的人为的空间,在成人世界中,交到“朋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你只需要懂得去谈“桥牌,高尔夫球,政治,领带”,人们就会觉得你是一个“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人,人们不需要更多的情感和意义就能不断扩展自己的社会空间。然而,建立一种稳定真挚的关系却十分困难,比如“我”虽然接触了很多人,却一直“孤独地生活着,没有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而儿童的生存空间则正相反。儿童自打出生,他们的全部活动空间就附属在成人空间之下,能独占的空间少之又少,像学校、孩子自己的房间这些看似独占的空间,实际仍是在成人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在大多数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作家描述的儿童空间大多在大自然、废旧的老房子、乡下的田野里这些大人忽视的角落,更多时候,作家用想象力创造一个幻想的空间给孩子以精神上的宣泄。

《小王子》的作者虽然也用幻想的方式描述了儿童空间,打破成人世界对儿童空间的控制,但对于儿童生存空间的描述却是符合其“小”的特点。

相比于成人空间中由欲望形成的空间的“大”，儿童对于生存空间的需要非常单纯，只需要满足“需要”就足够了。小王子生活的B-612星球小到一直被人们忽视，在这个星球上，小王子只拥有一朵玫瑰花，三个小小的火山和用来看日落的凳子，这些成人看来毫无价值的东西，却都是儿童眼中的宝贝。

相比于成人世界有太多的剩余空间，儿童的空间是“刚刚好”的，儿童掌控着空间中的一切。小王子每天照顾花，清扫火山，拔杂草，看日落，这就是儿童的生活，简单自在，却有自己的方式来让生活变得充实。丹纳曾说过：“艺术家不仅必须感受事物的内在意义和它的道德生命，他还必须给他的情感以外形。”圣爱克苏佩里虽然可以像其他儿童作家一样创造出一个广阔的纳尼亚世界，或是爱丽丝的仙境让孩子们自由奔跑，但他却只给孩子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安静的B-612星球，因为在他的情感中，在他曾作为孩子的记忆中，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就可以给予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和满足。

儿童的社会空间也是同样的小，在走出B-612之前，小王子是孤独的，玫瑰是唯一与小王子存在关系的对象，当他在地球看到五千多同样的玫瑰时，他伤心极了，在他心中，这唯一的对象也失去了它的“身份”，他失去了这份“特别的”关系。而后出现了带有智者原型的狐狸，使小王子明白了什么是“驯养”，也就是赋予关系对象以独特的情感和意义。儿童的成长过程也是不断被社会化的过程，正是不断建立起来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空间。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也令人疲惫，驯养关系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儿童不再能够无所顾虑地行动，而是被无数关系所拉扯。走出星球的小王子不断思念着他的玫瑰，如果与狐狸建立了新的“驯养”关系，他也同样要对狐狸负责，儿童不能一辈子孤立地生活自己的小小的星球上，他们需要通过建立关系来获得更大的社会空间，而建立社会空间的代价就是儿童再无法回到曾经的星球上——最终成长为成人。

### 三、儿童与成人的心理空间

与生存空间相对应的是人的心理空间，在《小王子》中，儿童与成人心理空间的大小是通过二者幻想空间的大小体现的。

在寻找人的过程中，小王子登上一座高山，在不断的喊话和山的回响之间，小王子终于意识到了这个星球的“古怪”之处，“干干巴巴的，尖尖峭峭的，带点咸味儿的，这儿的人缺乏想象力，他们净重

复别人讲过的话……”成人对于事物的关注与认识也如山的回响一样，是一种干巴巴的重复，一条刚接触到事物表面就马上反射回来的线，无法深入看清事物的内部。虽然占有着庞大的空间，却无法看清空间内的事物，更无法透过开拓幻想空间来获得乐趣，这正是成人的可悲之处。

文章中的对于两次作画的描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文中的第一张画是“我”儿时创作的“蟒蛇吞象”一号画，而由于成人无法像儿童那样“剖开蛇的肚子”看到里面的大象，于是在成人眼中就只有一顶帽子（象的大与帽子的小形成对比）；另一张是“我”为小王子画的小羊，因为失去耐性，“我”胡乱地画了一个纸盒，告诉他羊就在里面，却意外地让小王子十分满意。到了这里，作为成人的“我”失去了打开纸盒看到羊的能力，丢失了“用心灵去寻找”的能力，然而也是从这张画开始，“我”在小王子身上重新看到了它。这种能力，即幻想的能力，实际上是对一种视觉意象进行的空间化扩展<sup>[4]</sup>，将二维的图像扩展为三维，遵循二维图像的已知条件，以一种“吹气球”的方式，在想象的世界中使其膨胀起来。这种扩展不依赖于成人世界的知识，而是依赖于一颗富有想象里的纯净的心灵。

小王子正是一个心理空间异常博大与丰富的人，所以才使得他一直以来充满了谜一般的魅力，他心灵空间的博大在于他有一颗孩子的心灵，一个还没有被成人世界的知识规则塞满的心灵，孩子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纯洁的理解，对事物永远的好奇与追问，和对他人无条件的关心，使他们的心理空间因纯净而无限宽广。在文章的最后，“我”告别的小王子，“我喜欢在夜里倾听星星的呢喃，它们就像五亿个小铃铛……”星星的影像被通感为可以发出响声的铃铛，这也是一种空间的扩展。“我”受到小王子的感染，心灵得到净化，从而再次拥有了“用心灵去寻找”的能力。

### 四、“另一处”空间的想象

《小王子》的整篇作品围绕着淡淡的哀伤，结尾时也没有“童话式的美好结局”，它的结局最终指向了一种回归，飞行员回归了成人的世界，而小王子回归了宇宙——那个连作者也无法确定是否存在的“乌托邦”。

在成人世界寻找一个适合空间的小王子，不仅没有找到容身之所，反而越来越失望和疲惫。在前边的内容里，我们找不到小王子如何在星球直接来往的证据，这一过程被轻松地带过了，而结尾要离

开时他却说：“路很远。我不能带着这付身躯走。它太重了。”走出儿童世界，让小王子在游历过程中被动地成长起来，这种身体上的成长被作家描述为“躯体的沉重”（沾染了成人世界的污垢），正如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再也穿不下儿时的衣服，睡不下儿时的摇篮，沉重的躯体使小王子单纯的心灵再也承受不起。这也暗示着成人带着权势、虚荣、知识的沉重躯体，永无法被纯洁儿童世界所接纳，也不可能返回自己儿时的精神状态。

最终，小王子抛下了身躯离开，实质就是死亡。关于死亡结尾，众说纷纭，但却产生了无限的美学魅力。作者虽然通过幻想来讲述小王子的旅行，然而自始至终都意在揭示儿童与成人之间存在的现实问题，是用非写实的笔法写一个再写实不过的故事，这样的出发点意味着作者不会将小王子像“小飞侠”那样留住永无乡（Neverland）；然而，这本书最推崇的就是“用心灵去寻找”，发现视觉意象背后的实质，以多维度的空间构造和对常规时序化叙事的打破，将现实与虚构相结合<sup>[5]</sup>。正是这样自由的童话叙事为作品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小王子之死的背后就指向了另一处更为深远的空间。

在另一个星球中，小王子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带着“我”画给他的羊，幸福生活，这样的结局是否就能令人满意呢？就像作者在前面说，这本书“献给还是小男孩时的列翁·维尔特”，但一个成人又怎么可能回到儿童的状态呢，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是作者也解释不清而只能作为一种美好希望的解答，体现作者作为一个成人，在成人世界中的挣

扎与对儿童世界的怀念和崇拜。因此，“另一个空间”存在本身也是一种矛盾，带着纯真愿望进入成人世界寻找净土的儿童，最终只会在现实面前，在成人世界的强大压力下，被成人世界吞没，把自己也变成另一个成人。尽管知道会这样，作者仍不愿意把儿童困在一个长不大的世界中，而是希望儿童“走出儿童的无知，而认识到无知的可贵”，让儿童在成长为成人之后仍能留住一颗纯洁而富有想象力的心灵。另一处空间于是成了一个模糊的可能性，一个只有有心人才会发现的兔子洞，在那里，隐藏着可以永远保留住儿童心灵的神秘魔法。

《小王子》成书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它之所以能畅销至今并不断吸引研究者的目光，一方面，是因为它将儿童式的天马星空的想象与现实世界中的问题相结合，通过飞行家和小王子之间的沟通，让成人与儿童站在平等对立的角度相互审视，在现实而冷酷的人类世界中，穿插着小王子儿童式的天真与幻想，不仅向成人世界发出质疑，也在不断融化飞行员和每一位成人读者的心；另一方面，宏大的空间布景和夸张的空间意象，将人类漫长而复杂的成长比喻成外星王子的一次旅程，读者在日常生活和阅读中所建立起来的经验在这里被打破，空间不再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而成为一种抽象出来的概念，不仅拓宽了文本的内涵，也将文本的解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可以说，《小王子》不仅为儿童文学开辟了新的视野，也是整个世界文学中不逊色于成人文学的优秀作品，就好像一口永远开发不尽的矿井，吸引人们不断从中挖掘新的宝藏。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何韩.《小王子》的空间观浅谈[J].莆田学院学报,2008(4).
- ②本文参考和引用的《小王子》版本是林珍妮翻译的版本,由译林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
- [1]米歇尔·福柯.另类空间[J].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6).
- [2]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节译)[J].晓默,译.建筑师,2005(5).
- [3]陈元晖.论康德黑格尔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4]巴舍拉尔.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 [5]孙建江.童话艺术空间论[M].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

## Spatial Fairy Tale: Interpret *Le Petit Prince* from Spatial Criticism View

XU Mei-lin

(Literature School,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Abstract:** It is *Le Petit Prince*, written by French writer, Saint-Exupery, that pioneers the adoption of universal space and planets as the context and images to inspire an in-depth contemplation upon children and adults' living circumstances and their distinct. In his work, Saint-Exupery contrasts adults against children under the grand

(下转第42页)

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遇。但是,不论莫言的获奖为中国带来多少喝彩,世界对于中国文学的理解,对于它背后的中国文化的认同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莫言获奖既不是“国的胜利”也不是“文的胜利”。当今的中国要想让世界了解认同自己还需要沟通,用世界能懂的语言来介绍中国,让世界真正的了解中国,这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今世界,对于中国的误解绝不会少于中国今天的辉煌成就,而这些误解也会让中国在中国文化输出方面有很大阻碍,当然这也就更不利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之路。毫无疑问,莫言的获奖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会大大促进中国文学的传

播及阅读,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如何让西方不再用“文化霸权”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给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一个正确的科学的判断是我们真正要取得的“胜利”,而这“胜利”仍在前方。

#### 四、结语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现在的中国及中国文坛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的获奖让我们对于中国文学有了新的认识。中国文学现在需要的不仅是被外国读者阅读,被西方真正了解认同,也同样需要中国读者自身的阅读与认同,这对于中国真正摆脱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霸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何佳韦.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简述[J].当代外国文学,2012(4).
- [1]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1997.
- [2]莫言.檀香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 [3]朱立元,李钧.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 [4]莫言.生死疲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 [5]莫言.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 [6]王宁.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爱德华·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剖析[J].北京大学学报,1995(2).
- [7]腾威.从政治书写带形式先锋的移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J].文艺争鸣,2006(4).
- [8]岳娜.从东方学看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的后殖民主义[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11(3).
- [9]何佳韦.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简述[J].当代外国文学,2012(4).

## Victory of Country or the Culture: Starting from Mo Yan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LIU Xin

(School of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Wulumuqi, Xinjiang 830000)

**Abstract:** Analysis of the Mo Yan winning parties to evaluate different. Mo Yan's award-winning really is Chinese literature is recognized by the world, or there are other reasons. In my paper, think that Mo Yan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to the issue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is something behind Chinese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day's world, the status and recognition.

**Key words:** Mo Yan;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literature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第36页)

backdrop of the universe. With exaggerated space layout and images, this work, on the one hand, indicates a profound consideration on the living and psychological space of both sides, on the other hand, symbolizes *Le Petit Prince*'s space trip as children's unconscious yet inevitable trip towards adulthood. Although the story ends up with the flesh death of *Le Petit Prince*, it also suggests the existence of "another space", which reflects the Exupery's resistance against the adult world as well as his anticipation for the being of any "childish adults".

**Key words:** *Le Petit Prince*; space theory; children's literature

(责任编辑:周锦鹤)